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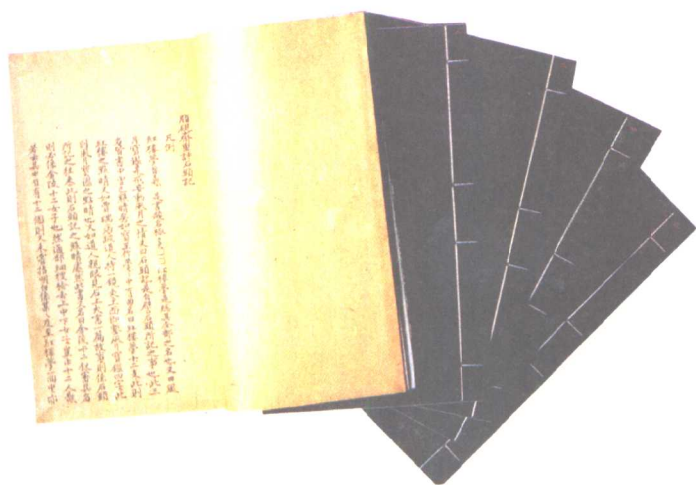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奇观书系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红学风雨

杜景华 著

HONGXUE
FENGYU



红学风雨

杜景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学风雨/杜景华 著

(20 世纪中国文化奇观书系)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54-2274-8

I.红…

II.杜…

III.《红楼梦》研究—史料

IV.I 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534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中南核工业三〇九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1743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百年风雨红学之路	1
1. 学术的转型期与新红学成立	1
2. 风雨之中, 开始了政治替代期的红学	6
3. 改革开放, 迎来了学术的回归	10
4. 曹学热门, 当中反映了治学的两种路径	16
5. 文献、文本融合及红学规范的探讨	27
《红楼梦》流传中的评点派	33
1. 评点派诸家, 他们多没有走仕宦之路	33
2. 这些人对《红楼梦》做出的总评价	35
3. 更重视对《红楼梦》艺术表现方法的评价	39
4. 对于作者、后四十回及抄本做出的一些探索	46
绵延不绝的红学索隐派	52
1. 索隐派把小说当作信史	52

2. 早期索隐派多注重政治，其用意在于反腐	58
3. 近代索隐派倾向在反满，进行种族的革命	61
4. 后来的索隐派已失去革命意义	69
蔡、胡论战与新红学建立	74
1. 蔡、胡二人都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	74
2. 蔡元培搞红学疏证，也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77
3. 胡适对《石头记索隐》进行激烈的批评	80
4. 蔡、胡二人争论的结果，以新红学成立告终	83
胡适和他的考证红学	94
1. 对朴学“方法”的改造，使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94
2. 胡适的卓越成果，使红学成为 20 世纪显学	101
3. “方法”毕竟是冷冰冰的，难能对丰富的情感做出判 断	108
4. 他对《红楼梦》的偏见，还来自对小说性质认识的 错误	115
王国维：超前的《红楼梦》美学探索	121
1. 用西方哲学观念，介说“性灵”派所倡导的“欲”	121
2. 由“苦痛”的解脱引申到艺术的审美	125

3. 王国维的悲剧说与美学范畴论	129
4. 他指出了叔本华“意志”说的矛盾	133
 鲁迅：经典性的小说学发现	138
1. 鲁迅最大的贡献，是小说分类学的成就	138
2. 和胡适的自叙传说不同，他把曹雪芹当作模特儿	142
3. 鲁迅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147
4. 对后四十回续书的认识和评价，他也与众不同	152
 风雨中的弄潮儿——50年代“批判红学”	157
1. 李、蓝最初是想发表关于文学方面的不同意见	157
2. 俞平伯对胡适的自叙传说曾提出过许多修正 ...	163
3. 纳入政治批判，批俞终成一场暴风雨式的运动	169
 《红楼梦》的历史背景讨论	177
1. 当时非常权威性的提法：市民说	177
2. 一些人从各个方面对“市民说”进行批驳，但终没 有批倒	181
3. 《红楼梦》反映的思想，其实应是上承晚明	189

暴风雨中的完全迷失——70年代的“政治红学”	198
1. 非常时代，完全政治化了的“红学”	198
2. 失去学术品格，完全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	203
3. 回过头来，再看《红楼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210
新时期迎来的红学辉煌——80年代的“方法论”探讨	217
1. 打破禁区，红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217
2. 在应接不暇的新方法探讨之中，迎来了学术的回归	221
3. 一个时期，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硕果累累	227
关于“红学”观念的新论争	237
1. “红学”一词的产生，本是调侃语	237
2. 到底什么是红学，周汝昌的认识与别人不同 ...	239
3. 红学的观念，应随着研究内容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249
4. “红学”是综合性学问，大的方面应属于文学研究范畴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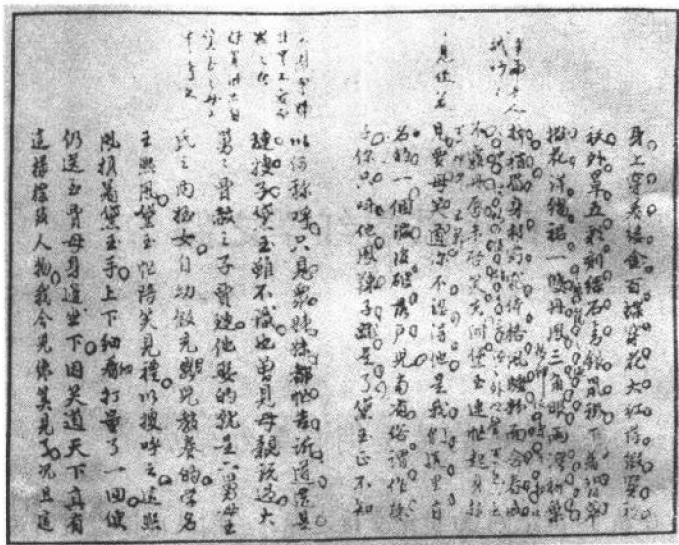
“全璧”之说及程高本的评价	256
1.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续书”有种种评论	256
2. 周汝昌说：程甲本是乾隆与和珅搞的一个大阴谋	262
3. 90年代，人们对程高本重新认识	268
 多元红学与学术的迷失	273
1. 红学歧说都在于否定放在人们面前的这部伟大的 《红楼梦》	273
2. “二书合成”说，是一种非关文学的猜想	283
3. 脂评伪托说是不能成立的	291
 后 记	303

百年风雨红学之路

1. 学术的转型期与新红学成立

在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交接之际，一门从前谁也没听说过的学问——红学，由三位国学大师推到了显学的地位。由此，在回顾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幽灵”在徘徊着、游荡着，整整伴随了一个世纪。它时常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使人眼花缭乱。人们称红学是 20 世纪的显学，这恐怕不是谀辞。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里，红学都是一门十分热的学问，它不仅为世人所关注，而且成果也十分辉煌。这是一个很不好破解的现象，是很奇特的。20 世纪红学，经历了几个辉煌的过程，或者说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其中：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 50 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 70 年代红学热；四是 80-90 年代多元化红学新潮。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有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



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第三回第九页反面和第十页正面书影

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王国维、鲁迅等人。其转型的标志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这当中表现为：一、内容上由单纯的经学、子学（治经、治子）到近代的哲学、史学、小说学等研究，从而在学派上也脱离了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二、方法上从义理、考据、辞章到使用从西方借鉴来的科学方法，这方法也表现着中西结合的方式，吸收西方方法时又将中国传统方法融会进去。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仍以中国的考据学作为其内核；

三、在观念上开始了学术与政治的逐渐分立，从而使各门学术专门化。新红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新红学不止是简单地相对于蔡元培的索隐派旧红学而言，它在学术研究中也透着新的形式、方法和观念。新红学也可以看作是新的学术领域、新的学术方式等。

对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当代学者做了较恰当的概括：

这种重建“文学正统”的努力，既体现为突出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体现为断言“白话文学史即是中国文学史”。虽然胡适本人强调将章回小说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乃是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实则清末新小说家已有此趋向，海外汉学家也已着先鞭，同时代中鲁迅起步早成就高，连胡适也不讳言。从梁启超之认定“自宋元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到陈独秀的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小说之升值及成为学术主题，已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胡适所再三表述的，近人受西洋文学影响，渐渐懂得小说、戏曲的价值，“于是我们对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清稗类钞》记道：“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

同耳。’友大诧。……朱曰：‘红学耳。’”可以看出红学一词开始只是一种调侃的用语。时乾嘉学派已成末流，考证已渐显繁琐且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厌倦经学而提出“红学”这个词眼的朱某所搞的内容到底为何已不得而知，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兴盛的却正是索隐派红学。此前其实已存在有脂砚斋评批《石头记》及王希廉等评点派，还没有人管他们叫红学家，当然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为红学。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国学大师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不过由于他们参入红学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其结论也大不一样，因而后人也给予他们不同的称呼。这三个人是蔡元培、王国维和胡适。由这三位国学大师迎来了 20 世纪红学，从此，它一直处于一个十分显要的地位，被称为显学。

蔡元培的治红学，属今文经学派，注重微言大义，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它不能代表当时学术发展的主流，也不能延续从清以来学术发展的路途，因此它必然地遭到遗弃。王国维采用的新的评论的方法，尽管在方法上展示着未来文学批评的必然之路，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但它一方面在使用的理论（如叔本华的惟意志论）让人看不到前途，使人在其中找不到认同感；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断线，因此不能被当时人所认可。只有胡适的考证红学，既转移了治学对象，将治经、治子等变为“以小说为学术主题”，同时又保留了清代的治学方法，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省去一些失落感，又能够轻车熟路，继续做他们的学问。考证的方法满足了一部分知识结构较旧的知识分子的趣味，又为一些走熟了老路的或者从其前师那里学了朴学方法的新学者们找到了用

武之地。这都是胡适的红学考证能够生存下来并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当然，学术研究对象从经学、子学向小说的转移，从胡适的提出可以得到证明，但并非从胡适始；因为在他之前也早有将小说作为治学对象的情形。

当然，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也正如胡适后来在谈到他治学方法时讲的：“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胡适演讲录·治学方法》）这时候，小说显然已不是学术研究的惟一主题了。只是，中国学术在由治经学转入治小说之后，在一个时期内，它本来可以进一步发挥理论探索的作用，使中国的小说理论有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它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几乎都被考据学占据了。王国维和鲁迅都曾在小说学方面作过努力，可惜一来中国小说理论本来薄弱，同时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又比较熟悉于考据学而不大注重义理方面的探究。面对五四以后的新小说以及外来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国理论界一时又感到无能为力。因此，不仅在用美学、创作学、文艺学等理论武器阐释《红楼梦》方面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在理论探索方面更几乎是一无所获。尔后，红学曾几次处于学术研究的领衔位置，但哪一次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至今，中国的学术理论以及整个文艺理论、美学理论都仍处在滞后的状态中。

2. 风雨之中， 开始了政治替代期的红学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其实应该算作两个红学时期。这两个时期实际上主要的不是搞学术研究，当然也不是在搞红学，但这里又不能离开红学，尤其不能离开《红楼梦》。蔡元培所搞的索隐派红学，被胡适等称为旧红学，而他们自己创立的则是新红学。但 50 年代的红学已经不能称作新红学，当然它也不是什么旧红学。如果一定要起个名字，以便有一个代称，我们将 50 年代红学暂称为批判红学，将 70 年代红学暂称为政治红学。这个名字也并不是随意起的，我们只能以当时赋予它们的任务来定义它。例如 50 年代，领导这次运动的毛泽东讲：“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并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之后，当时负责党中央宣传和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周扬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讲过话：

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的斗

争。郭沫若同志在11月9日发表的谈话中关于这次斗争的目标、任务和意义作了精确的说明，这就是我们在今后斗争中所应遵从的方向。

这便已经十分明白，当时“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批判”，而并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学术讨论。而“批判”的实质，则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

到70年代，当时居于“文革”批判前锋并且常起着领导作用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讲：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还是一曲“爱情的颂歌”或一出“爱情的悲剧”；《红楼梦》所写的是四大家族兴衰，还是表现了“男女恋爱的主题”；《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反封建政治倾向，还是什么“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红楼梦》的主要人物，究竟是阶级的典型，还是“人性的真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还是别的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评价《红楼梦》问题上的一些主要分歧。（《红楼梦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一版）

据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

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关于这个问题，1993年第四辑《红楼梦学刊》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边彦军《毛泽东论〈红楼梦〉》中说道：“到了晚年，即‘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曾经掀起了一个所谓的‘评红’热潮。在这期间，传出一些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若干说法，如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写爱情是为了掩盖政治等等。这显然是偏颇之论，并且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不能表达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贯看法。”对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我们一般以曾公开发表的文字为准。上引边彦军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论〈红楼梦〉》有1964年8月18日谈话为：

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其中谈到《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四大家族，阶级斗争很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

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完全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该文注：原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这段讲话中虽没有《红楼梦》是“社会政治小说”或“政治历史小说”一类说法，但却是反复强调《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并强调“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这对于学术政治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本来就其离开学术本身而走向政治化的角度来讲，70年代红学和50年代红学实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已失去学术原来的面目，而成为了政治批判或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按运动的总的意图来讲，50年代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而60—70年代则是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于形式上看称为“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所以我们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此外，50年代批俞之后到60年代关于《红楼梦》所反映的思想到底是不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兴市民思想”，或者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个“新兴市民阶层”等等问题，尽管与政治靠得很近，到底还可以算作学术的讨论；而70年代以红学为外壳却完全是政治（或称“路线”）的斗争了。从参加的人员讲，50年代红学的主干队伍还基本上是一些专家、教授们，如何其芳、